

2003

儿童文学



中国年度最佳
儿童文学

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
ERTONG WENXUE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



BEST 年选大系

漓江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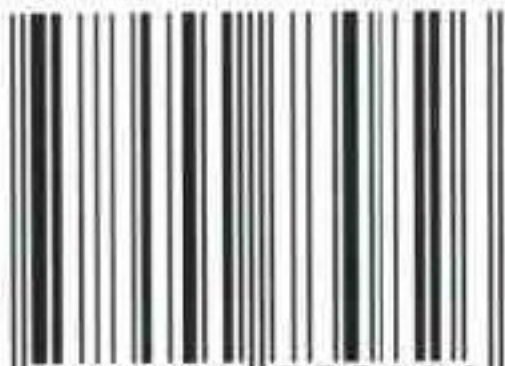
BEST

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ERTONG WENXUE

花最少的钱
用最短的时间
享受中国当代文艺的最新成果
思想性艺术性俱佳
有代表性
有影响力



ISBN 7-5407-3082-X



9 787540 730826 >

ISBN 7-5407-3082-X / I · 1871

定价: 18.00 元



中国年度最佳
儿童文学

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
ERTONG WENXUE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



BEST 年选大系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3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/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4. 1

(2003 年选系列)

ISBN 7 - 5407 - 3082 - X

I . 2 . . . II . 中 . . . III . 儿童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5918 号

2003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

责任编辑◎金龙格

封面设计◎罗 云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 - 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 - mail: ljchs@public. glptt. gx. cn

http://www. lijiang - pub. com

印制◎柳州市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◎890 × 1240 1/32

字数◎300 千字

印张◎12

版次◎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 - 5407 - 3082 - X/I·1871

定价◎1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◁ 小 说 ▷

黄金周末	常新港	· 3 ·
红蘑菇	彭学军	· 13 ·
蛇 精	星 竹	· 25 ·
谁让我受伤	靳凤羽	· 35 ·
最近比较烦	高巧林	· 48 ·
纷飞的音符	张 洁	· 59 ·
美丽的九角鹿	曾明了	· 77 ·
男孩的把戏	吕清温	· 84 ·
亲亲萧老师	孙卫卫	· 92 ·
弯弯的收藏	张之路	· 96 ·
柿 子	张品成	· 104 ·
笨蛋小妞魔力秀	饶雪漫	· 115 ·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	三 三	· 125 ·
懦弱者	彭明珠	· 141 ·



- 点点的一棵树..... 林彦 ·148·
和你在一起..... 赵菱 ·161·
我和杜金淑的故事..... 忆秋 ·168·
一场情感暴风雨..... 夏有志 ·183·
淘气包马小跳..... 杨红樱 ·195·

◁诗 歌▷

- 鞋子的自白(外三首)
..... 王立春 ·213·
我喜欢春天每一片绿叶(组诗)
..... 谭旭东 ·219·
在我的世界里(组诗)
..... 王宜振 ·223·
年轻的女神(组诗)
..... 东达 ·225·
大自然的音符(组诗)
..... 罗英 ·229·
透过心灵(组诗)
..... 李东华 ·232·
俄罗斯之旅(组诗)
..... 高洪波 ·236·
在童心的世界里(组诗)
..... 梁小斌 ·240·
姐 姐..... 朱殊 ·244·
地球,你好..... 彭俐 ·246·
十字路口..... 柯岩 ·250·

- 树叶上的诗(组诗)
..... 金 本 ·251·
- 我是女孩(组诗)
..... 朱效文 ·255·
- 小溪·瀑布·湖泊(散文诗)
..... 樊发稼 ·260·
- 我们的王国(散文诗·外一章)
..... 佟希仁 ·263·

◁散文·报告文学▷

- 我和乌丽娜(外一篇)
..... 吴 然 ·267·
- 四季的独语 金 波 ·272·
- 就称它为“爱心的使者”
..... 秦文君 ·277·
- 阳光里的浮尘 洪晓晖 ·280·
- 大树杜鹃 湘 女 ·284·
- 蜜蜂·苦荞·熊瞎子(外一篇)
..... 杨保中 ·291·
- 爷爷逼我读两本书 束沛德 ·301·
- 雁 鹅 乔传藻 ·304·
- 钓 蟹 邱 勛 ·308·
- 我的“大玩具” 孙幼军 ·313·
- 悄悄的一枚落叶 汪 洋 ·316·
- 短歌三章 李开杰 ·320·





一个人是怎样变恶的

..... 王巨成 ·330·

血色初恋 海 儿 ·342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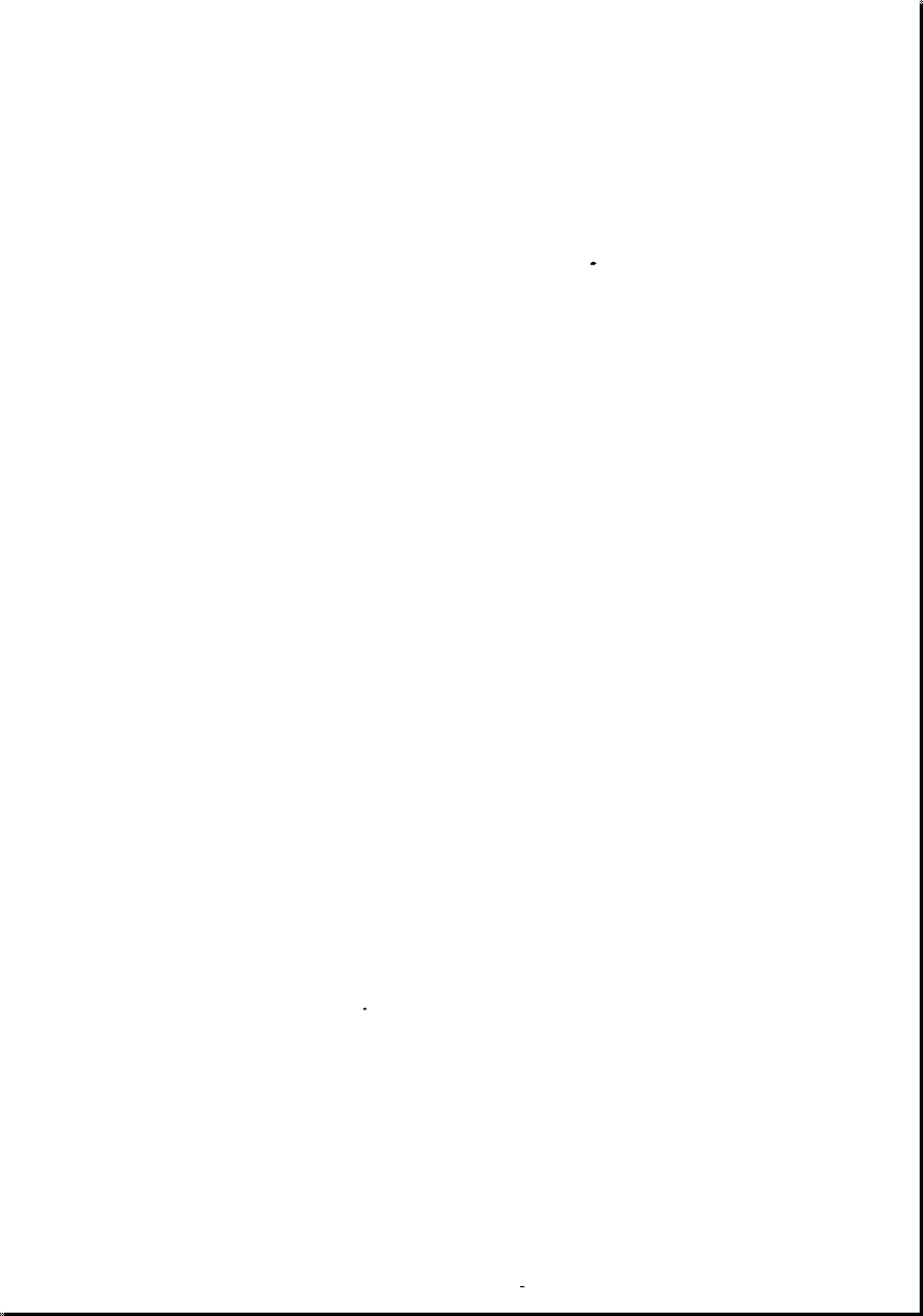
呵护心灵 邹抒阳 ·351·

业余爱好,为她打开世界

名牌大学的校门 陈 新 ·365·

小说





黄金周末

◎常新港

公园为了搞一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活动，硬邦邦地在公园的大门口摆了半圈塑料花。我们三个女生是买了门票走进大门之后才看见的。容易冲动的凡凡动手抽了假花一掌，那塑料花摇了几下，毫发未伤。

凡凡说，这个周末的第一眼看见的是假花，多不幸啊。听见她这么一说，我和蔡小梅就真的觉得不幸了。蔡小梅是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，见凡凡对塑料花提出了批评，也就对那些塑料花表示出不满来。初二的学生有了许多的变化。比如说，有个眉目清秀的接近书本上描绘的天使一样的男生，在度过一个寒假之后，嘴唇的上方就长出了淡淡的胡须，这让我们女生在背后就有了诸多的复杂议论。蔡小梅说，不幸不幸，真的太不幸了，纯净的湖泊被污染了。凡凡说，不对吧，这个比喻太幼稚了。我马上用眼睛盯住凡凡看。我一贯欣赏凡凡脱口而出的话，哪怕凡凡的话有些离谱，我也喜欢。

凡凡说，我觉得初中男生的雄性特征生长得太暧昧了，有些羞涩，畏首畏尾的，好像缺少阳光和养料。



我哈哈地笑起来。

在公园的角落里，有一个供两人坐的脱落了绿色油漆的木椅子，我们三个瘦瘦的女生挤在一起，就显得热情而亲切了。这是我们三个人经常坐的地方。而且，经过我们的细心观察，这个属于公园里最背的角落，很少有人来。上个周末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我们三个坐在树下，靠着柳树的遮挡，让点滴的水珠落在我们身上，享受着那份凉爽。天晴了时，我们在旧木椅子的前面，赤脚在泥泞的地上各自印了一双脚印，说等到下个周末来时，看看脚印还在不在，如果还在，没有被践踏，就说明这个地方轻易不会来人的。结果，一个星期之后，三双脚印果然还清晰地排在旧木椅子的前面，就像是三份调皮的作业。

头上的柳条垂挂下来，在我们面前飘荡着，盯久了，那些柳枝就像是动起来的画布上的虚线了。一根柳条上，还系着一条黑色的发套，那是上个周末，我从头上解下来系上去的。凡凡看见我的黑色发套还在，就说，这里没人来坐啊。说着，她就从头上取下了银白色的发卡，把它别在了我的黑色发套上了。蔡小梅说，这么漂亮的发卡让人看见了，肯定会被拿走的。

凡凡说，如果有人拿走了，我们就不在这里坐了，我们就换一个地方。

凡凡的银白色发卡别在我的黑色发套上很醒目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它吸引了我们三个人的目光。我觉得我们是用不经意的方式，做了一件对以后无法做出预测的事。就像书摊上流行的悬念小说，处处是伏笔，处处会有节外生枝。

我的外号叫哈哈。怎么叫起来的，无法知道。凡是外号跟这个人的特征极为相似的时候，外号都不用买车票，就会游遍每一个地方。起初，我对自己有了这个外号还抗议了一阵子，结果适得其反，我越是抗议，大家就越是记忆深刻。我这才知道，我的认真抗议起到了重复播送广告的作用。我

不善于表达，但是，哈哈的笑声总是能抢在别人前边，用凡凡的话说，哈哈虽然不说话，却是最早就能表白自己立场的人。

在这个旧木椅子上，我们三个人的话题是漫无边际的，就像是过时了的意识流小说，随意而自在。

我们三个人的搭配有点意思，不然，也不会玩了两年了仍旧不散伙。中学里女生们交友时从来就没有标准，全凭感觉。今天还搂脖子抱腰的，明天突然就穿上了盔甲，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。蔡小梅漂亮，凡凡有气质，我不漂亮也谈不上气质，是属于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人堆里的。论学习成绩，凡凡最好，蔡小梅次之，我是被老师天天鼓励的人。我是在某一天，才理清这个道理的。在中学的生活里，凡凡和蔡小梅都非常非常地需要我。

说白了，她们都需要哈哈。

我们每人吃了一只面包。在这把旧木椅子上，我们总是吃一只面包度过饥饿的中午的，然后在下午两点左右，每人再吃一份冰淇淋。当斜斜的阳光照在木椅的腿上时，我们就回家了。

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的话题就无意间又跳到了“污染的湖泊”上了。我们都不提那个男生的名字，觉得使用这个比喻更令人舒服。蔡小梅说，他长得太像一个演员了，比那个演员还像那个演员。

凡凡说，我真的搞不懂，我的考试分数老是落后他三分。

我在这个时候哈哈起来。我觉得凡凡和蔡小梅都太在意“污染的湖泊”了。

你哈哈什么？凡凡和蔡小梅警觉地盯住我看。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，所以找不到解释的途径。十几秒钟之后，凡凡和蔡小梅对视了一下，想到了我哈哈的原因，就都紧张了起来。凡凡对我说，我不喜欢你太成熟。





我说，我成熟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的哈哈都不一样了？

蔡小梅说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

我哈哈起来。

凡凡说，你又怎么了？

我说，我刚才笑笑，就把你们紧张成这样了。

我们三个人只有蔡小梅戴着手表。现在的女生都不戴手表了，宁肯在手腕上缠绕着数条怪模怪样的手链，也不想有时间概念。蔡小梅说，我的手表很漂亮。她必须戴手表，她的爸爸和妈妈对她很放松，就是要求她有时间观念。

蔡小梅看了看柳条上的黑发套和银白色发卡，就说，上面就缺我的东西了，我就把手表拴在上面吧。我们三个就都有东西留在这个地方了。我看看凡凡。我觉得她是应该反对的，可是，凡凡并没有异议，却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开头。

于是，柳条上又多了一块廉价而花哨的手表。我们三个离开公园的旧木椅子时，我听见凡凡说了一句，有意思！

那时候，我还没觉得这一切能有什么意思。

除了周末，我们三个人和全中国的中学生一样，都把神经像发条一样拧紧了，上课，挤公共汽车，做作业，考试，每一门课的老师任意指点着你的未来，在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上，你我他相互拥挤着，流着汗，也流着眼泪。我们都能听见自己的神经发条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在临近周末时，发条会叹息一声，睡着了。

凡凡有点鸡胸，这简直要了凡凡的命，同时，也要了凡凡妈妈的命。她妈妈说，改变鸡胸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游泳，尤其是采用蛙泳的姿势。凡凡就一个星期游两次，每次两个小时。因为白天上课，她只能选择晚间游泳了。凡凡的家离游泳馆有六七站的路，常常是她爸爸接。爸爸不在，就妈妈接，都不在时，凡凡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接。这种事，她不找蔡小梅，她很习惯找我。我就去接凡凡，把她接回家，

我再步行回家。我觉得凡凡在那个时候很需要我，我很重要。所以，我从来不去想想，自己到家后，总是在几分钟之后，接到凡凡的电话，你到家了吗？我说，到了。凡凡就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
这种简短的对话也让我温暖。这是一种可以回忆的感觉。为了这种感觉，我从来不在凡凡和蔡小梅面前提起自己在夜里曾被人跟踪的事。我跟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也不说这件事，一旦说了，我就不可能在夜间出门了。

周末来到公园的旧木椅子跟前时，我们惊奇地看见，柳条上的三件东西一样都不少。凡凡说，手表应该被男生拿走啊，他们看不见吗？粉色的表带多醒目啊，只要抬起头来就能看见的，难道现在的人都低着头捡钱吗？蔡小梅说，凡凡的发卡应该被女生拿走啊，多有品位的发卡啊！我说，我的黑发套肯定没人拿走的。谁会拿走一个用旧的黑色发套呢？

听见我说了这句话后，凡凡和蔡小梅都不吭气，默认了这个事实。这时，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丝丝的伤痛。那是一种初次体验被人遗忘的感觉。那次离开公园之前，三个人把黑色发套手表发卡重新拴牢了，怕它们掉落下来。

但是，我们都希望有人把它们拿走，都希望自己的那件东西被人像果实一样摘下。

晚上八点多钟时，有人给我们家打电话，爸爸跟我说，你的。我想了想，今天不是凡凡游泳的日子，是用不着我出门接她的。一拿起电话时，那头就传来蔡小梅心急火燎的声音。我说哈哈，你接电话怎么这样慢？急死我了！

我问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
蔡小梅说，我爸爸和妈妈今天晚饭前对我的房间搞突然袭击，让我把跟学习无关的东西全部交出来，一点都不能剩下。这一回，他们动真格的了。我今天一放学就有预感，多了个心眼，把我最喜欢的光盘图书都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，吊在了阳台外面。天一亮，爸爸和妈妈要是站在楼外就





能发现的。你现在赶过来，站在我家的楼下，我把东西扔给你。你先替我保存着。你快点过来，越快越好！最好打的过来！

我出门前，向爸爸要钱，爸爸说，出事了？我说，我的好朋友出了点事，我要赶过去看看。爸爸说，我陪你去吧？我忙说不用。

我乘坐的出租车还没到蔡小梅家的楼下，我就看见她家的阳台上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束斜斜地射下来，乱晃。我知道，那是蔡小梅不便在阳台上喊叫，改用手电筒跟我联系。我从出租车上跳了下去，就朝蔡小梅家的楼下跑，刚刚站在阳台下边，就从上边掉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那东西飞下来的速度太快，我还没来得及伸出手去接，那袋东西已经落在我的脸上了，不，是砸在我的脸上了。

我坐在了地上。我还没睁开眼睛时，就听见蔡小梅用压低的声音说，拿了东西快走。

我在地上坐了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想让自己清醒过来。我伸出手摸到了那袋子东西，拎在手上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觉得鼻子很疼，一摸，明显觉得鼻梁比过去宽了不少，好像自己很熟悉的鼻子变成了别人的，被人家给换了。

我抬起头来看看蔡小梅家的阳台，那里已经黑了。我想，蔡小梅现在肯定放心了，四平八稳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跟爸爸和妈妈理直气壮地撒着弥天大谎了。我用手隔着塑料袋子，摸到了装着光盘的硬硬的塑料盒子，就是它，砸在了我的鼻子上。我说不出为什么，自己会在蔡小梅家的楼下站了很久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黑暗中，在等什么？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，我才想到，刚才站在蔡小梅家的楼下，确实是在等一个东西，等蔡小梅在阳台上重新出现，她笑着望着楼下，关心地询问我，是不是不小心砸到你了？疼吗？

第二天，我在学校见到凡凡时，凡凡见我的鼻子肿了，

用手摸了一下，问我怎么了？我说，没事，走路时撞在电线杆子上了。凡凡就说，以后小心一点。我说没事。等看见蔡小梅时，她见到我就大笑起来，听凡凡说，你撞到电线杆子上了？再狠一点，鼻子就撞塌了。本来就不漂亮，惨了惨了！

听蔡小梅这么一说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别人说行，蔡小梅说我受不了。

蔡小梅不理解地盯着我的脸看，然后一个劲地问我，哈哈怎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你怎么这样脆弱啊？

我把身体背对着她，本来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的，听她说完这句话，我的泪水像是干了。我不想哭了。我第一次觉得，眼泪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蔡小梅并不关心别人的眼泪。

还好，我的鼻子在三天后基本上恢复到了从前。同时，我把一些事情也很快地淡忘了。

我现在必须要说说“污染的湖泊”了。因为，这些事和以后发生的事都跟他有关。他叫姜文博，是个很棒的男生。尽管蔡小梅和凡凡在背地里挑了他许多的毛病，但是，我发现她们在挑姜文博的毛病时，真假难辨，都像是戴了假面具。现在，一些中学生在有众多人的场合里，评价异性时，都有口是心非的怪毛病。

那个周末，我们三个人坐在公园的旧木椅子上，情形跟往常有些不同，话很少，大部分时间，都在盯着柳条上的三样东西傻看。

凡凡又在重复着那句话，这里真的很少来人。听她的话，像是很失望。蔡小梅说，公园里打扫卫生的工人也不到这里吗？我的手表多漂亮啊！她话里的意思很明显，最起码，扫地的人应该把她的手表摘走啊。我说，扫地的人是不看天的。于是，我们三个人都无话了。

临近中午时，蔡小梅困了。她把头枕在我的腿上，躺在椅子上，她的两只脚放在凡凡的腿上，摆了个最佳的睡眠姿

